

# 赤膽碧血洒長空

## 抗日空軍烈士悲壯史詩

● 徐霞梅 (大陸作家、抗日戰爭研究)

燦爛陽光下的紫金山嵯峨嶙峋，  
透迤起伏。在綿綿林海的紫金山北麓，  
我沿著彎彎的山路找到了王家灣。

當【航空烈士公墓】這座歷盡人間滄桑，  
如今仍頑強屹立的石碑坊映入我眼簾時，  
一股肅穆沉凝的氣息頓時就向我撲來。  
因為這山坳裏的一草一木日夜陪伴著的是：「捍國騁長空，  
偉績光昭青史冊」、「凱旋埋忠骨，  
豐碑美媲黃花崗」的中外空軍烈士的靈魂。

### 紫金山麓忠魂安息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三日，南京

淪陷後，曾遭到中國空軍沉重打擊的日軍，  
喪心病狂地對航空烈士公墓進行了報復性的破壞，  
不僅將所有地面建築物焚毀，更卑劣的是將烈士的墓塚和靈柩全部毀滅殆盡。  
如一九三二年「一·二八」第一次淞滬之戰中，

在浙江喬司機場，為抵抗入侵日機犧牲的我國空軍第一位烈士趙甫明。  
當時國民政府曾將喬司機場命名為甫明機場以示紀念）  
以及在一九三七年八月，在南京保衛戰中犧牲的二十四位烈士，此外還包括在激烈纏鬥中擊落敵機十一架的空戰英雄劉粹剛隊長。

熬過了國破山河碎的艱苦歲月，

年年枯萎歲歲青的野草，輕輕拂去墓

中國人民終於盼來了八年抗戰的勝利。  
勝利後，國民政府對航空烈士公墓進行了徹底的修葺，並勒令二千多名日軍戰俘參與修墓。

由於戰爭的殘酷性，許多烈士的遺骸都未能保存下來，留下的只有他們的名字，軍職和生卒年月而已。

六十多年過去了，烈士的靈魂在青翠寂靜的紫金山懷抱裏終於得到了安息。

每登上一層臺階，心裏就多一分沉重，多一分威嚴，多一分悲壯。

我在每座墓碑之間徘徊，踩著那

碑上的浮土，細細地辯認著這一塊塊在風雨中經受侵蝕的墓碑。太久遠了，實在是太久遠了，有些墓碑上模糊的字跡，已無法告訴我墓的主人是誰了。

寬闊的靈臺上，矗立著前中國防部長張愛萍題詞，用中英文書寫的《抗日航空烈士紀念碑》。紀念碑的基石上，鐫刻著幾組抗日空軍血戰長空的畫面：英雄的雙眼噴射出復仇的烈焰，熱血沸騰的英雄在吶喊，在怒吼……那一張張嚴峻的臉，那圍著敵機猛攻的中國戰鷹……被中國空軍炮火擊中的敵機在爆炸，在焚燒，在墜毀……

紀念碑前，栩栩如生的四位中外飛行員雕像，肩並肩警惕地巡視著藍天。他們懷著正義必將戰勝邪惡的信念，作V字型手勢威武凜然地指向藍天。我想起了膾炙人口的十六字令：「山，刺破天鏑未殘，天欲墮，賴以拄其間。」

當中國處於「天欲墮」的危急關頭時，正是這些「賴以拄其間」的熱血男兒，用他們的血肉之軀，以掀天揭地驚鬼神的氣魄，力挽狂瀾，拯救了中華民族。

黑色的大理石紀念碑上，鐫刻著八八四名中國空軍烈士的名字，還有美國空軍烈士二一九七名、前蘇聯空軍烈士三三七名、韓國空軍烈士兩名。陽光照耀著默默無語的紀念碑，紀念碑上三三二〇個名字，不就是三三二〇個激動人心的故事嗎？

中日戰爭爆發時，中國雖有六百多架飛機，但能用於戰鬥的不及半數。而日本共有兩千七百架飛機，侵華戰爭一開始，日本首批就動用四百五十架，不久又增加到八百架用於中國戰場。在軍力懸殊的情況下，中國空軍以威武不屈的精神，一次又一次給日本法西斯以毀滅性的打擊。

副總指揮毛邦初聯合發佈作戰命令：令中國空軍首當其衝投入上海和南京的保衛戰。

在此期間，中國空軍先後出動飛機一百多架次，投彈一百餘噸，多次出擊，轟炸泊在黃浦江中的日軍軍艦，以及碼頭，軍械庫和敵軍的陸戰隊司令部。炸毀炸傷日艦十多艘，在杭州笕橋的三天空戰中，中國空軍共擊落日機四十四架，給日本鹿屋、木更津航空隊以殲滅性的打擊。

### 血戰保國青春星沉

八月十四日，老天也像特意考驗中國空軍似的，一個三百多公里的暴風雨圈波及上海東部和華中一帶的沿海地區，大颶風從上海東部的海面上朝西北方向移動，天空中陰霾密布，能見度極差。但中國空軍仍冒著惡劣的氣候升空起飛，上午八點四十分，空軍第二大隊副大隊長孫桐崗，率領二十一架諾斯普羅式轟炸機，從安

徽廣德空軍基地出發，直線飛行二二〇公里，飛往上海轟炸侵華日艦。當我空軍出現在敵艦上空時，敵艦上高

炮齊發，炮彈在飛機四周爆炸。無畏的中國空軍按平時訓練的戰術，呈品字狀隊形對準目標投彈，即命中《出雲》號旗艦。這是自一八九四年甲午戰爭以來，日本海軍艦隊首次遭到中國軍隊的攻擊。

軍。他們冒著敵人的炮火，炸毀日軍兩個步兵連和營房、大炮、輜重等軍事設施。

勝利返航時，惲逸安因迷航和油料不足，迫降在霍縣北校場外。三天後起飛失事撞山而殉職。

求仁得仁的惲逸安，以二十四歲的生命實現了他的錚錚誓言：「吾人唯有激發忠勇，共同奮鬥，與倭拼戰到底，直到我們獲得最後勝利為止！我們每個人都預備著我們的飛機和血肉與敵人同歸於盡！」

門機和輕重轟炸機竄入武漢上空。上午九點鐘，武漢上空響起陣陣緊急警報聲，早已做好戰鬥準備的中國空軍，立即升空攔截。英雄們駕駛著剛從蘇聯購回的P-51雙翼機和P-40單翼機、SB輕型轟炸機投入戰鬥。雙方戰機在空中上下翻騰，你衝我撞十分激烈。被我空軍擊中的日機，拖著縷縷濃煙墜毀於田野山谷。這天中國空軍共擊落日機二十一架。後來芮冠雄隨隊進駐四川，一九四〇年五月十八日，在成都上空試飛由蘇聯援助的D-7高空轟炸機的時候，因超高飛行缺氧而殉職，這一天距他二十四歲的生日只有四天。

江蘇常州籍空軍少尉高謨（中央航校五期），就是參加轟炸《出雲》號第六大隊的壯士之一。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六日，高謨駕著四〇四號道格拉斯機在空戰中，遭到敵機圍攻，受重傷後，仍堅持駕機飛行，在臨安附近墜落，犧牲時才二十五歲。

芮冠雄是江蘇武進嘉澤人，天津南開大學的學生，「九一八」事變後，他成為中央航校第七期的學員。抗戰時，在空軍第八大隊服役。一九三八年四月二十九日，他參加了保衛武漢的空戰。

在這次保衛武漢的空戰中，還有一位年輕的空軍英雄，他就是出生於江蘇鎮江的陳懷民。陳懷民一九三三年進入中央航校五期學習飛行，一九三五年底畢業，在空軍四大隊廿三中隊任少尉飛行員。一九三七年九月十九日在保衛南京的空戰中，擊落一架

曾是在江蘇省常州中學的教員。「九一八」事變後投筆從戎。一九三七年十月十五日，惲逸安跟隨第七大隊隊長吳元沛，駕駛三一〇五號戰機從山西太谷縣出發，前往轟炸駐守崞縣的日

這天是日本天皇的「天長節」，我空軍判斷日軍可能會前來偷襲武漢三鎮。果然不出所料，上午九時左右，日本海軍航空隊出動了四十多架戰

機，SB輕型轟炸機投入戰鬥。雙方戰機在空中上下翻騰，你衝我撞十分激烈。被我空軍擊中的日機，拖著縷縷濃煙墜毀於田野山谷。這天中國空軍共擊落日機二十一架。後來芮冠雄隨隊進駐四川，一九四〇年五月十八日，在成都上空試飛由蘇聯援助的D-7高空轟炸機的時候，因超高飛行缺氧而殉職，這一天距他二十四歲的生日只有四天。

出生於江蘇武進廟橋的惲逸安，曾是江蘇省常州中學的教員。「九一八」事變後投筆從戎。一九三七年十月十五日，惲逸安跟隨第七大隊隊長吳元沛，駕駛三一〇五號戰機從山西太谷縣出發，前往轟炸駐守崞縣的日

這天是日本天皇的「天長節」，我空軍判斷日軍可能會前來偷襲武漢三鎮。果然不出所料，上午九時左右，日本海軍航空隊出動了四十多架戰

機，SB輕型轟炸機投入戰鬥。雙方戰機在空中上下翻騰，你衝我撞十分激烈。被我空軍擊中的日機，拖著縷縷濃煙墜毀於田野山谷。這天中國空軍共擊落日機二十一架。後來芮冠雄隨隊進駐四川，一九四〇年五月十八日，在成都上空試飛由蘇聯援助的D-7高空轟炸機的時候，因超高飛行缺氧而殉職，這一天距他二十四歲的生日只有四天。

曾是在江蘇省常州中學的教員。「九一八」事變後投筆從戎。一九三七年十月十五日，惲逸安跟隨第七大隊隊長吳元沛，駕駛三一〇五號戰機從山西太谷縣出發，前往轟炸駐守崞縣的日

這天是日本天皇的「天長節」，我空軍判斷日軍可能會前來偷襲武漢三鎮。果然不出所料，上午九時左右，日本海軍航空隊出動了四十多架戰

機，SB輕型轟炸機投入戰鬥。雙方戰機在空中上下翻騰，你衝我撞十分激烈。被我空軍擊中的日機，拖著縷縷濃煙墜毀於田野山谷。這天中國空軍共擊落日機二十一架。後來芮冠雄隨隊進駐四川，一九四〇年五月十八日，在成都上空試飛由蘇聯援助的D-7高空轟炸機的時候，因超高飛行缺氧而殉職，這一天距他二十四歲的生日只有四天。

敵機，並負了傷，傷癒後又參加了台兒莊戰役。在次年四二九武漢空戰中，他擊落了一架日機後，遭到五架敵機的圍攻，當他的飛機油箱中彈著火後，他沉著的緊握操縱杆，扭轉機身向被日本吹噓為「紅武士」的高橋憲所駕的長機猛撞過去，隨著兩聲巨響，二十二歲的陳懷民壯烈的以身殉國。如今武漢還有一條以英雄名字命名的陳懷民路。

一九三七年八月十四日下午，日本出動十八架九六式轟炸機，由臺灣台北起飛，經過溫州沿海妄圖襲擊我笕橋、廣德，空軍四大隊大隊長，被譽為「戰神」的空軍英雄高志航，這位了不起的東北漢子，率領二十七架霍克III戰鬥機，從杭州笕橋機場起飛，凌空攔截敵機，與敵人展開了空中搏鬥。雖然中國的飛機性能遠遠不如日方，但中國空軍異常勇猛頑強，敢打敢拼，把號稱「打遍天下無敵手」的日本鹿屋原航空隊打得暈頭轉向，

倖存的日機被迫倉惶南竄逃生。半小時內，中國空軍一舉擊毀六架敵機，首戰以六比〇告捷。當天晚間日方廣播：「十八架飛機之中，十三架失去聯絡。」

在這次空戰中高志航首開記錄，立功的還有李桂丹、譚文、鄭少愚、王遠波、龔業梯、張光明等。

對於這次空戰，蔣委員長在同年八月十五日的日記中記道：「倭寇空軍技術之劣，於此可以寒其膽矣！」在近一個半月的上海、南京保衛戰中，高志航率領四大隊和駐句容的第三大隊一起多次擊落來犯敵機。頻傳捷報的號外，在街頭巷尾被人們爭相購閱，極大地鼓舞了全國人民抗戰到底的決心。

我英勇空軍以一對七劣勢，奮戰力拼，而飛機也消耗怠盡，四大隊轉往蘭州接收新機。同年十一月廿一日，高志航率領自蘇聯新購的B-20戰機飛抵周家口，旋即日機來襲，高志航

三次開車失效，不及起飛同軍械長馮幹卿被炸犧牲，時年僅卅歲。

### 黃浦江頭撞向敵艦

一九三八年八月十八日，中國空軍三大隊再次奉命轟炸日本海軍艦隊，擔任十七中隊分隊長秦家柱，駕波音二八一機率先升空，他迎著薄霧向上海方向飛去，為了躲過日機的攔截，他們一路超低空飛行。就在即將飛抵目的地時，突然一枚日機關炮炮彈擊中了秦家柱的飛機，飛機起火後，秦家柱毅然決定與敵人同歸於盡，他把握好方向舵，對準黃浦江江面上的日本軍艦撞去，就在那一霎那，秦家柱的飛機再次被敵機炮火擊中，轟然墜落於黃浦江內，二十六歲的秦家柱壯烈殉國。

一九三八年五月十九日下午三點二十三分，中國空軍第十四中隊隊長徐煥昇上尉和十九中隊副隊長佟彥博中尉，各駕駛著1403及1404號馬丁

139W 型轟炸機自漢口飛向日本。在寧波機場加油後，於二十日凌晨二點四十五分到達九州上空，向長崎、久留米、福岡、佐賀等城市，以及這些城市的周邊地區散發了傳單，並於當天上午安然返回江西玉山及南昌落地，全體遠征組員隨即被接往漢口接受表揚。

傳單上寫著：「中日兩國有同文同種唇齒相依的親密關係，應該互相合作，以維持亞洲和全世界和平，日本軍閥發動的侵略戰爭，最後會使中日兩國兩敗俱傷，希望日本國民喚醒軍閥放棄進一步侵華迷夢，迅速撤回日本本土。」

這是有史以來，外國空軍飛機首次空襲日本領空。當徐煥昇和佟彥博完成任務飛離日本時，日本方面才驚惶失措地命令日本飛機在上海、杭州上空進行攔截，但徐煥昇和佟彥博早已掩蔽在雲霧中安全返航，抵達漢口。

眾所周知：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

南京不幸淪陷後，日軍屠殺了三十五萬手無寸鐵的南京市民。日軍慘無人道的獸行震驚了整個文明世界，也激起了全中國人民對日寇的切齒痛恨。而在這次被譽為「人道飛行」中，中國空軍沒有以牙還牙地對日轟炸，只是扔下了二十萬張譴責日本軍閥侵略中國，喚醒日本人民抵制戰爭，以求和平的傳單。這被譽為「紙彈轟炸」的威力，引起了日本軍閥的一片驚惶。而中國政府以禮儀之邦對待敵國的風範，也喚醒了日本人民的良知，促使許多日本的有識之士在以後成立了反戰同盟，反對本國軍閥侵略中國。

參與「紙彈轟炸」行動之一的英雄佟彥博少校，於一九四三年一月四日，在保衛武漢的一次空戰中，不幸壯烈犧牲，當時他才新婚不久。

### 廣東機隊慷慨赴義

在辛亥革命初期，孫中山先生就提出了「航空救國」的宗旨，並於民

國十三年底親手創辦了國內第一所航空學校——廣東軍事飛機學校。從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三六年的十三年間，廣東航校造就了大批飛行技能精湛的愛國飛行員。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後，日本覬覦我中華之野心昭然若揭，年輕的愛國飛行員再也不甘為軍閥割據而戰，決心駕機北飛投身抗日。一九三六年七月，在廣東空軍司令黃光銳和廣東航校校長胡漢賢的率領下，一百多架飛機三百多名飛行員浩浩蕩蕩飛往江西南昌。隨後全體飛行員在廬山受到了蔣介石委員長的接見，並編入中央空軍。使中央空軍原有的十四個飛機隊，擴編為三十一個飛機隊。「七七」事變後，這三百多名南國飛將全部參加對日作戰，八年抗戰中為國捐軀的廣東籍飛行員就有二百六十多名。（其中畢業於廣東航校殉職者八十八人，三十三位空戰英雄，共擊落日機七十餘架）

我佇立在鄧從凱烈士的墓前，這

位畢業於廣東航校第七期的飛行員，

曾創下擊落三架日本轟炸機並與僚機合作擊落一架的記錄。一九三九年十

一月四日，擔任了飛行大隊副隊長的鄧從凱，在成都上空對敵作戰時，與

日本空軍奧田喜多大佐相遇，他緊緊地咬住奧田的飛機不放，直至將奧田

的飛機擊落。當發現機上沒有子彈後，他毅然衝入敵機群內與敵機相撞而

壯烈犧牲。

韋一清，這位二十八歲的廣西青

年，畢業於廣東航校第四期。一九三

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他和大隊長陳

瑞鈿、陳業新三人在廣西南寧上空迎

戰入侵敵機時，三人配合默契，一舉

擊落日機三架，在這次激烈的空戰中

，陳瑞鈿受重傷，韋一清不幸中彈身亡。

抗日戰爭爆發後，先後有一百五

十多名愛國華僑飛行員從美國、日本

回國參加抗戰，湧現了許多中華男兒

立志報國，親兄弟爭相抗日的動人故

事。

八年抗戰中，有三十九位華僑飛

行員在空戰中壯烈犧牲，這些捨身衛國的華僑青年向世人展示了海外赤子的愛國心。

祖籍臺山的黃毓沛、黃毓全兄弟

，曾在美國芝加哥開設中國餐館，

一九二五年在芝加哥成立「三民航空研習所」，帶領有志青年學習飛行。

抗戰爆發後，兄弟倆回國抗日。一九

三二年二月五日，第一次淞滬戰爭時

，二十七歲的空軍少校黃毓全任第六

航空隊副隊長時，在上海虹橋機場駕

機迎擊日本飛機時不幸陣亡。

旅美華僑空軍中校黃新瑞，是五

大隊的大隊長。南京、上海、漢口、

廣州、南雄、重慶、成都等地的上空都曾留下他那矯健的身影，在多次對

敵作戰中，創下了擊落敵機八架半的

紀錄。一九三八年四月十三日，在廣

州上空迎戰入侵日機時，其個人就擊

落敵機三架。在敵強我弱的情況下，

難免有人有一些消極悲觀的情緒，黃

新瑞便對戰友們說：「Fight with anything in my hands and your hands.」

### 華僑飛行員視死如歸

在黃新瑞大隊長的激勵下，空軍

五大隊的飛行員們團結一致，並肩抗

敵，視死如歸的華僑飛行員擊落了一架又一架敵機。

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五日，日本木

更津航空隊向南京進襲時，黃新瑞、

黃洋揚、陳瑞鈿、蘇英祥、雷炎均等

華僑飛行員與隊友們一起駕機迎戰，

當場擊落日軍的重型轟炸機三架。當

時擔任中國航空委員會秘書長職務的

宋美齡親臨句容機場慰問有功人員，

並贈給每位勇士一件皮夾克，皮夾克裏面還寫著「捍衛祖國，抗戰到底」

八個金字，以示鼓勵。

在上海，南京保衛戰中，屢遭慘

敗的木更津航空隊司令因此剖腹自盡

，從此在中國的天空中再也沒有出現

本更津航空隊的魔影。

一九三七年十月十五日，蘇英祥廣東台山人，出生美國，自費學習飛行，學成歸效祖國，畢業於廣東航校五期在山西忻縣與敵作戰時，與僚機關燕蓀，擊落日機一架後光榮陣亡。

一九三九年五月三日下午一點半左右，日寇出動了三十六架轟炸機對重慶進行狂轟濫炸，半個多小時內竟扔下一百十六顆炸彈，在這次空襲中有四千四百人喪生，重慶的中央公園被夷為平地。我中國空軍奮起反擊，華僑飛行員彭均，中央航校五期畢業，時任飛行隊分隊長、和僚機伍國培與敵機展開近距離作戰，並擊落敵機一架。

一九四〇年六月十六日在保衛重慶的又一次空戰中，年輕的彭均獻出了寶貴的生命。

一九四一年四月十四日，黃新瑞率隊在四川成都上空迎擊入侵敵機時，不幸陣亡。

這一個個壯我中華，揚我國威的殺敵抗日英雄，以他們年輕的生命向世人顯示了中華民族的脊梁是鋼鑄的。

在紀念碑上，我看到表叔陳家灼的名字時，我的眼睛濕潤了。這位師從於著名音樂家馬思聰先生的年輕人，拉得一手好提琴，在他的琴弦下，音律像林間黃鶯美妙的歌喉，似山澗叮咚的泉水。「九一八」事變後，熱愛生活的陳家灼便毅然放下琴弓，報考了廣東航校，與他胞兄陳崇文一樣，駕機鏖戰於藍天上。一九三八年十月十七日，二十三歲的空軍少尉陳家灼在蘭州陣亡。

我含淚默誦著紀念碑上每個烈士的名字，他們的生卒年月。為了中國，為了中華民族，這些血灑藍天的生命定格在晨曦般燦爛的時候。與這些朝氣蓬勃英姿颯爽的年輕人相伴的，應該是鮮花與愛情，相擁的應該是幸福和快樂。可是他們把自己的青春，鮮血和生命，在抗擊日本法西斯侵略

的英雄交響曲中，譜作一個個似江河咆哮的鏗鏘音符，永遠被後人世代頌唱。按照我們中華民族祭奠已故長輩的禮儀，我虔誠地向陳家灼叔叔和所有為國捐軀的英烈們行了叩首之禮。

### 美俄飛將殞身華夏

過去在南昌機場附近，有一塊蘇俄陣亡人員墓地，埋葬者陣亡英烈，他們之中年齡最長者是什麼爾·史麥諾夫 (Sergei Smirnov) 亦僅二十七歲，他在莫斯科留下的親人有老母、妻子與幼女。長眠在此的還有寇斯汀·才伯路夫 (Kostyn Zaboluev)、沙夏·奧拉哈夫 (Sasha Orakhov) 及伊凡·波特波夫 (Ivan Potapov) ……等。但該墓碑不幸在六〇年代文化大革命中遭破壞，真是情何以堪！

在美國飛行員蕭特、羅伯脫·李、羅伯脫·穆尼和瑞德的墓前，我向他們深深地鞠躬致敬，在這些英雄面前，我懂得什麼是真正的國際主義。



蕭特 (Robert Short) 在一九三〇 陣亡。

年美國經濟大蕭條時，乘船來華受僱於波音公司上海代理。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第一次淞滬戰爭，在閩北日本海軍陸戰隊與我十九路軍對峙六週之久，唯日方完全掌握制空權，二月二十二日被派駕駛波音單座戰鬥機至南京交貨，在蘇州上空巧遇日本，

瑞德 (William N. Reed)，首批援華的美國志願大隊隊員，中美混合團三大隊中隊長，創下擊落敵機十架半的紀錄，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十五日任務結束歸航時，機場遭日機襲擊，油盡跳傘，傘未張身亡。

著的山蜂，發出嗡嗡的聲音。這嗡嗡地聲響使我想起了飛機的引擎聲，想起了這些駕駛機呼嘯於藍天，在硝煙彌漫的炮火中，血灑長空的中外空軍英烈們……

至南京交貨，在蘇州上空巧遇日本，三架一三式艦上攻擊機，雙方纏鬥一名日本射擊手喪生，但蕭特被另三架

據有關資料記載，陳納德將軍率領的飛虎隊，在援華抗戰中，以五百架飛機的代價，擊落日機二千六百架

「爸爸，他們是開飛機的嗎？」一個可愛的小男孩指著中外飛行員的雕像天真地問道。

一三式艦攻機偷襲喪生，為對日作戰，第一位在華犧牲的外籍飛行員。

擊沉或重創二百二十三萬噸敵商船，四十四艘軍艦，一萬三千艘一百噸

年輕的父親回答兒子：「是的，他們是開著飛機打日本鬼子的英雄。」

羅伯脫·李 (Robert Lee) 是首批援華抗日航空志願隊的分隊長，擊落日機十架半，一九四二年五月二十三日，在駕機轟炸日軍炮兵陣地時陣亡。

以下的內河船隻，擊斃日軍官兵六萬六千七百多名。有二一九七名美國空軍烈士長眠在我中華大地上。

小男孩認真地盯著那高大的雕像看了片刻，然後張開雙臂，模仿飛機飛了起來，一面笑著喊著：「我也會飛了，我也飛起來了。」

羅伯脫·穆尼 (Robert M. Mone)，是美國密蘇里州，堪薩斯市人，首批援華抗日的飛虎隊隊員，一九四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在雲南祥雲地區，駕P-40單機與九架敵機作戰時

遠懷念你們，你們是我們真正的朋友。」碧藍碧藍的天空中白雲朵朵，微風在這空曠寂寥的大山坳裏輕輕拂過，隨風飄來陣陣山花的幽香，繞圈飛

孩子，我也飛起來了。」孩子在寬闊的平臺上歡快地來回奔跑著，看著與這裏氣氛不太相符的童趣，我想說些什麼，但我忍住了。因為我發現飛行員的雕像在微笑，因為他們的獻身，不就是为了讓天下到處都有孩子們的笑聲嗎！